

夹墙中的女人
没有丈夫的季节
行宫里的新娘
为崇拜而爱而悔
傍大款的小蜜
梦里花落知多少
红灯下的女郎
世界精彩又无奈
被包租的女人
灵与肉的大冲撞

吴苾雯 著

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



内 容 简 介

在中国历史的巨卷里，最多血泪最多苦痛的是关于女人的篇章。

社会怎样生存着，女人就怎样活着。当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对这个正经历着巨大变革的社会是一种有力的折射。

本书采取多角度透视的方式，描述了当代中国女人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个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故事，记叙了这一代女性追求自我价值，追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曲折痛苦的心路；记叙了她们在商品经济大潮涌来时的种种躁动和不安；也记叙了她们在传统和现代挤压下经历的种种大灾小难。

本书文笔优美，语言流畅，是一本可读性强、同时又能给人以思想启示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本女人和男人都应该阅读的人生之书。

目 录

序篇	(1)
----------	-----

上部 女人与男人

第一章 女人与绳子	(5)
夹墙里的女人	(6)
丈夫为何有外遇	(13)
女播音员之死	(18)
一个女囚的自白	(24)
她为何自杀	(31)
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38)
第二章 灵与肉大冲撞	(43)
一个第三者的恋情	(44)
婚礼上宣布离婚	(50)
换夫记	(57)
公开的情书	(65)
没有丈夫的季节	(71)

第三章	走出城堡	(78)
	为崇拜而爱而悔	(79)
	没有爱就该结束	(84)
	从大洋彼岸回来的女子	(89)
	一桩拖了三年的离婚案	(96)

下部 女人与世界

第四章	跷跷板上的女人	(105)
	一个女人的心灵独语	(106)
	出走的少妇	(112)
	一半是月亮一半是太阳	(117)
	女市长的悄悄话	(122)

第五章	世界精彩又无奈	(127)
	大篷车上的女明星	(128)
	梦里花落知多少	(133)
	深圳回来的打工妹	(138)
	一个中国女孩在意大利	(144)

第六章	今天，我们赶海去	(153)
	女记者商海沉浮	(154)
	女富翁一觉惊梦	(163)
	女强人泪洒红尘	(170)
	女经理笑傲江湖	(177)

第七章 形形色色寄生群.....	(185)
行宫里的新娘.....	(186)
被包租的女人.....	(193)
傍大款的小蜜.....	(201)
红灯下的女郎.....	(208)
后缀.....	(216)

今天的女人，不但背着过去沉重的负担，同时正努力尝试着去建设一个新的将来。

——题记

序 篇

冰心老人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这话出自一位女作家之口，难免有孤芳自赏之嫌。

然而那位鼎鼎有名的男性作家曹雪芹，也借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对女人推崇备至。足见，女人对这个世界来说弥足珍贵。

其实在中国，女性真正被作为宠物、真正荣耀的时候恐怕只有母系社会那短暂的时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一代一代女人都在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抗争。

在中国历史的巨卷里，最多血泪最多苦痛的是关于女人的

篇章。

今天，从漫长岁月里一路抗争着走来的中国女人，面对的是一个滚滚红尘的世界，到处都在急匆匆地忙着生，忙着死；到处都弥漫着不安和躁动；到处都发生着灵与肉的撕裂和冲撞。或追求价值，或追求金钱，或追求情欲，每时每刻都有灵魂在追求中升华，抑或在追求中沉沦。

在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你如何面对这个可以将你送入天堂，也可以将你打入地狱的社会？如何扮演不同于男人的性别角色？你如何安妥你骚动不安的生命和灵魂？

各种不同的女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经历朝我走来——

上部 女人与男人



第一章 女人与绳子

今天的女人，似乎比任何时候的女人都风光都幸运，她们至少获得了与男人在理论上的平等，她们有了与男人平分秋色的机会。她们不需要再仰仗男人的鼻息生活，她们不需要再用一根婚姻的绳子将自己捆死。

然而，这些女人不是生长在别处，而是生长在中国。于是她们的血液与细胞中，就难免不晃动着几十代缠足的鬼影。无形的囚笼仍存在着，无形的绳索仍存在着，这种心理的、意识与潜意识的障碍，牵制着她们，阻碍着她们，使她们行进的步履仍是那么沉重和艰难。

夹墙里的女人

为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夹墙中躲藏了十几年，苦等了十几年。而为了同一个男人，另一个女人却上访了十几年，硬拖了十几年。这是发生在安徽省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

杜祠村，是藏在大山皱褶里的一个穷村。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山，有许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1968年，一只金凤凰飞回了山窝窝。她就是从这山旮旯里飞出去读书、如今又回乡的中学毕业生杜明勤。

杜姑娘模样俊俏，又聪慧贤淑、知书达理，方圆几十里的年轻人没有不爱慕的，前来求婚的络绎不绝，可是都被姑娘笑盈盈地送出了门。

原来，姑娘已经有了意中人，他就是她的中学同窗韩胜国。

韩胜国就住在与她家遥遥相望的那座山上。小伙子长得斯斯文文的，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三年来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寒暑假他们总是结伴回家，又结伴一起返校，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照顾着她。那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笑声和朦胧的爱恋。

虽然他们互相爱慕着，却谁也没捅破那层纸，但是，她是非他不嫁，他是非她不娶。

1969年秋，这对相爱的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婚后的日子

是甜蜜的，小两口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工，回家了，一个挑水砍柴，一个煮饭炒菜，日子虽然清贫，却很快乐，小院里时时飘出他俩的笑声。

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儿子的降临更增添了这个家庭的幸福和温馨。

可是韩胜国心里仍有一种难以摆脱的苦恼。当初发奋读书，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走出黄土地，不再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可是读了初中回来，还照样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劳作，仍没有走出和父辈一样的命运。他不甘心，却又无奈。虽然他眼馋乡干部，羡慕在教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大队小学的教师，可是遍数自己家族的亲亲戚戚，没有一个有门有路的，没有人能给他帮上忙。

一晃三年过去了，杜明勤的父亲托人帮忙，给自己的女儿在乡中心小学谋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他不忍心看着自己的独生女儿没日没夜在地里操劳。

可是他没想到，女儿却硬要将这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位置让给她的丈夫。他生气了，当初女儿要嫁给那个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小子，做父亲的打心眼儿里就不赞成，他怕女儿跟着他受一辈子穷。女儿嫁过去后，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女儿，怕苦了她累了她，听说乡中心小学要教师，他找在乡里当干部的亲戚帮忙，给女儿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女儿来求父亲了：“爹，你要是真疼女儿，你就将这名额给胜国吧，让他去吧……”

父亲拗不过倔犟的女儿，点头答应了。

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韩胜国面对妻子感激涕零，他紧紧地抱住她说：“明勤，你真好，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对我的深情

厚意……”

这个痴情善良的女人将机会让给了丈夫，独自挑起了农活和家务这副重担。

在韩胜国的同事中，有个叫杨其芳的女教师，刚刚 20 出头，身材苗条，面容白皙，一双眼睛顾盼有神。

她和韩胜国同带一个毕业班，她教语文，他教数学，这种机缘巧遇，注定了她可悲可叹的命运。

因为两人同带一个班，她又兼当班主任，她与他接触的机会比别的老师多得多。他们常在一起切磋教学，也在一起聊家常。时间长了，两人心里就都有点异样的感觉。她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远比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有吸引力，跟他在一起她感到心里踏实。他被她的清纯吸引，她的一颦一笑都使他心动。

因杨其芳家离学校路远，学校为了照顾她，给她分了一间单身宿舍。于是，韩胜国便常常借故留宿在学校，以便能有更多接触杨其芳的机会。

学校的老师大多是附近村庄的，放学后就都走了，住在学校的，除了杨其芳，就只有一位无儿无女的老教师。每次，韩胜国借故留宿在校时，就约杨其芳一起出去散步。开始，杨其芳也有顾虑，这里毕竟不是大城市，一男一女在一起如让人撞见，免不了会有许多闲话。可是，她终于抵挡不了诱惑，一次又一次地和他一起出去了。

学校后面是一座草深树密的山，由于这里离村子有一段距离，到这里来的人很少，他们便有了一个能避开人耳目的幽会

的地方。

她不是不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可是痴迷的她已经丧失了约束自己感情的理智，一步一步地向命运的陷阱走去。

韩胜国开始还想管住自己的非份之想，自己已经有妻儿的人了，况且妻子待自己那么好，他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可是，每次想到杨其芳那娇美的身影，他就浑身燥热。

在一个鸟飞虫鸣的傍晚，他们终于推倒理智的樊篱，互相拥抱着倒在林密草茂的草地上……

她给他献出的是纯洁无暇的处女身。

从这以后，他们常常找机会泡在一起。他们的暧昧关系，虽然教师们私下早有议论，可是谁也没有当场看见什么，也就一阵风一阵雨地议论一阵就过去了。

家离学校不远的杜明勤不是没听到这些议论，可是她不相信丈夫会干出对不起自己的事。他们的结合不是媒妁之言，他们相爱得那么深。她不愿轻易相信这些流言蜚语。

直到一个周末的晚上，住在学校的那位老教师无意撞进了杨其芳的宿舍，看见了正行云雨之事的他们，这件“桃色新闻”才被得到证实。

杜明勤被这意外的打击弄得不知所措。

她和丈夫大吵大闹了一场，她想到了乡政府，她要到乡政府去告忘恩负义的丈夫。

韩胜国一听说妻子要去乡里告他，慌了，他知道这给他带来的将是被学校开除、重回黄土地的结果。

他跪在妻子面前痛哭流涕：“明勤呀，都怪我鬼迷心窍，一时糊涂干了蠢事，我对不起你。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别到乡里去告。今后我保证不再和她接触，真心实意地爱你……”

杜明勤见他真有悔过之意，看在儿子和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她打消了告他的念头，况且，她还是爱他的。她只求丈夫从此回心转意，好好地过日子。

可是，韩胜国仅仅是片刻的回心转意，他和杨其芳的心压根儿就没有分开。不几日，他俩依旧如胶似漆，爱得更加深厚更加热烈了。

韩胜国再不愿这样偷偷摸摸地和杨其芳偷情了，他要离婚，要光明正大地将杨其芳娶回家。

1975年秋天的一个深夜，一场大吵大闹以后，韩胜国竟无情地将杜明勤和才生下几个月的女儿赶出了家门，并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

杜明勤被丈夫赶出家门以后，和年幼的女儿住进了村里一间不挡风不遮雨的破草棚。村里的乡亲可怜她们母女俩，东家送来一瓢米，西家送来一捆柴，也有人好心劝她：“他跟那个女人已经铁了心，你就跟他离了算了，这样苦苦地拖着，苦了自己也苦了孩子。”

“不，我不离婚，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不能让这对狗男女得逞，我要去告状。”从此以后，杜明勤踏上了漫漫的上访路。

她拖着幼女从村里到县里到省里到北京，她一级一级地诉说，一程一程地乞讨。她们母女俩的足迹遍及国家妇联、中国妇女报以及省妇联等一个个“娘家”，她见人就哭见人就诉说见人就下跪见人就递交申诉材料。一个原本腼腆的农家少妇，变成了一个口若悬河的上访者。

就在杜明勤拖着孩子告状时，1978年初春，杨其芳突然失

踪了。从此以后，这里的人们再也没有看见过她。

有的人说她怀了孩子跑了。

十几年过去了，没见韩胜国回心转意，杜明勤仍在一级一级地上访。

1992年一天深夜，村北面一间小土屋纸糊的窗户里透出一束光亮。一个女人从土屋夹墙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她面色灰黄，头发花白，眼神呆滞，脸和脚已经浮肿，她一下瘫倒在男人的怀里。在他们的身旁，熟睡着两个同样可怕的白毛女孩。

“唉，要不是牵挂你和两个孩子，我真想死了算了。”女人说着，满脸的哀惋和凄怨，有两颗泪珠落下来，滴在她枯槁的手背上。

“别胡思乱想了，十几年都过来了，还不能再忍忍……”男人轻轻地揩干她脸上的泪珠说。

“忍到啥时候呢？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女人叹着气。

“听说新的婚姻法早就颁布了，上面规定只要感情确已破裂，可以离婚。这次我豁出去了，为了你苦等我十几年的情意，无论如何，我宁死也要跟她离婚。”男人坚定地说。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人就是那个美丽活泼的杨其芳。

原来，1978年初，杜明勤开始告状时，杨其芳正怀孕在身，为了顺利生下孩子，韩胜国在外面放风，说杨其芳怀了孩子跑了。其实这时杨其芳正躲在他家的夹墙里。

这道夹墙是他父亲在世时精心设计、为度荒年用来储存粮食的。墙内约有六七平方米，隐蔽很好，遇急还可以随时从后窗逃出，屋后就是山。只是他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精心

设计的、用来储存粮食的夹墙会成为儿子情妇的“避难所”。

白天，怕有人来碰上，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躲在夹墙里，只有到了夜深，她才敢从夹墙里走出来。幸好这间土屋在村子的最西边，且离最近的邻居家也有近百米远，她在这里躲藏了十几年居然没被人发现。

发现她的是杜明勤。

那天深夜，杜明勤突闻狗吠声。她开门探望，见韩胜国扶着一个女人匆匆走过去，她惊得差点叫出来，那个女人竟是杨其芳！虽然她的改变太大了，但是她还是认出了她。没错，是她。事不宜迟，她匆匆写了一张便条，让女儿送到乡政府，她便潜伏在韩家附近监视着。

很快，乡政府来了人，面对破门而入的乡干部，他们惊呆了。杨其芳瘫软在地喃喃着：“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我是真心实意地爱胜国，才甘愿忍受这十几年的折磨，请你们饶了我们吧……”泪水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淌下来。

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呆痴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她们长了这么大，还从没见过生人，更别说其它。

县人民法院根据“婚姻法”规定，准予韩胜国与杜明勤离婚。韩胜国与杨其芳总算有了迟到了十几年的圆满结局。

可是，杜明勤不服判决，她向法院又递交了诉状，告韩胜国和杨其芳犯了重婚罪。面对法官，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不尽的眼泪和背得滚瓜烂熟的申诉。她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天天与第三者同床共眠，而且竟达十几年之久，这样做不算犯法吗？